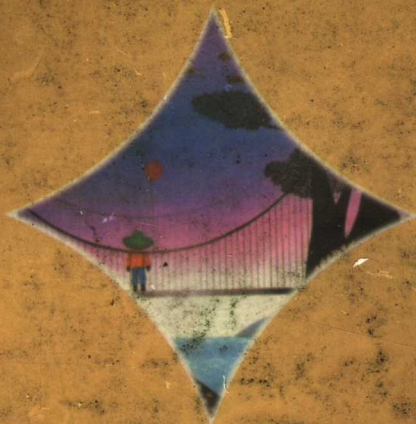


2000年网路奇妙微型小说集

许我一个真实



恶作剧之恋

蔡智恒◎编

不对自己

诚实已经很久了……

Spring 2000

恶作剧之恋

蔡智恒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00—0057

©2000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明光
封面设计:钟 意
责任印制:李玉辉

恶 作 剧 之 恋

蔡智恒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25 千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3015-2/I·2082 定价:19.80 元

目 录

边缘邮简之一	(1)
边缘邮简之二	(5)
不相信爱情的女人	(8)
我的寂寞是	(13)
走过婚纱街	(17)
电脑桌上	(20)
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22)
连结的暗示	(26)
赎 爱 情	(29)
递 假 单	(31)
花祭	(39)
你还抽骆驼烟吗?	(48)
雨就快停了	(58)
我们错过,爱情。	(64)
退 路	(69)
受伤的小孩	(72)
变成我的外套吧?	(75)
遗 书	(77)
男人的自私	(80)
无法恨你	(84)
出 游	(86)
青丝、情思	(91)

Love



恶作剧之恋



最后一包烟	(95)
这一夜,你终于表白了	(97)
格子布	(101)
星期天的情人	(110)
改变	(116)
亲吻的瞬间作用	(119)
真人真事	(122)
回声	(127)
三十岁了,我们结婚吧!	(129)
企鵝告别式	(132)
十万个为什么	(135)
因为不再爱你,才发觉自己 失去被爱的能力	(141)
● 和网恋有关的	(143)
● 女人 Age30〈伤〉	(145)
● 看了一生最爱的人之后	(150)
● 无声电话	(152)
● sex	(154)
● 爱是	(156)
曾经,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们是如此的贴近	(160)
每个人都有不知道 要寄到哪里的信	(163)

目 录

破 茧	(167)
恋爱的感觉	(177)
谢谢你	(180)
躁 郁	(184)
说时。依旧	(187)
耳 环	(195)
雨季,寻找一件干衬衫	(202)
请问是林小姐吗?	(106)
终止在地平线端	(208)
淡入淡出	(212)
光 环	(216)
羊肉炉边的 man's stalk	(218)
爱情和生活	(223)
说时依旧	(226)
那晚,我看见你	(230)
你说:快天亮了, 我说:你错过了	(233)
电 话 卡	(237)
了 解	(239)
你煮的汤	(241)
以后的以后	(243)
寂寞夜行车	(246)

Love



恶作剧之恋



Love

拥抱的姿势。	(250)
从心所欲	(253)
鱼、轻松打与我的爱情	(256)
nine - ball	(259)
素描簿 5——婚姻	(263)
艳遇插曲	(267)
ok 绷	(277)
第三者	(279)
cashmere 的毛衣	(281)
跟屁虫	(284)
错误备忘录	(287)
在惶疑中寻找风的颜色	(289)
我在呼吗?	(296)



边缘邮筒之一

曾经以为，并一直相信，或说是一直说服着自己，已经习惯孤单的挑衅跟孤寂的滋味，甚至能享受这份滋味。或许是吧！？忙碌的时刻没有心情空间可以容纳感情的浮想纷飞。

今夜我一个人听了两块 CD 三块 Tape，骤然发现这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又回来，挑衅着我的心，孤寂的苦涩。

或是冬日的缘故吧！？夜来的早，韶光似乎易逝了。新竹的风难忍，一下班大家就早早回去了。似乎已把家，该说是家吧，当成睡觉跟看一下睡前书的所在，反不如留在办公室，至少，还可以对电脑说说话。

今夜依旧一个人踱着步去吃饭，经依旧无花的樱花径跟鸽子广场，风呼呼作响着。

看电影的人潮排到了女生宿舍，叫最不喜欢排队的我望而却步。独自踱到小吃部叫了碗面吃。烟薰的镜片模糊起来，感到一股奇异的幻梦感，似乎跳出了躯壳之外，静静看着自己在吃着面，远远几个女孩笑着，应该是大一的年纪吧！？近处是位带着小孩的妈妈，然后是卖面包的小姐，看电影的人多，生意也特别好。然后看到吃面的自己，竟似一个没家的老人，然后，想起了远方的你。

有股写信给你的冲动，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头。万事起头难，不是吗？

其实大可以假装只是友善性的问候，问你一声最近好吗？考完试了没？还画画吗？

我忘记了，当初爱上天使的理由……



恶作剧之恋

晚上还玩 BBS 吗？还爬山吗？还念佛经吗？找到房子了吗？下雪冷吗？

还寂寞吗？

还想我吗？

你会怎么答？

还好啦、还不错啦、差强人意啦、都在混、很忙……大约是这样的答案吧！？

不大喜欢这种假假的问答。

人的生活真的可以用一句问候或回答就打发掉了吗？

你不再会和我分享你的美丽与哀愁就如同我只会告诉你我滤过的心情，不再让这些生命的渣滓混浊了你生命的纯度。

毕竟，我们是这么的不同。

你是不会答想我的吧！？

即便你答，我也不相信。

因为昨日的你已然死去，在我的记忆中。

正如你说过的，那个过去的我已经不在了。

现在我开始学着绝情。是绝自己的情，小心呵守着，即便寂寞，也不让别人看出来。

我学着表里不一，不管内心多么哀痛愤怒，绝不把情绪写在脸上。

当周遭的人不能把网路上的我跟生活上的我连在一起时，是不是代表我的伪装成功了呢？

我的伪装是为了不让你看见，我流的是什么颜色的泪。

我的伪装是为了怕你笑，怕你哭。

挑选着一个又一个面具，戴上，迅速更换，深怕再次被你窥出面具下的容颜。

我试戴着一个一个面具，在镜前，对着自己狞笑，然后手足



无措地在你来临时揭去、藏起，却不慎落了一地。

落了一地的面具碎为片片花瓣，是我的凋零的心。

在跟你说话的当而，好像可以见闻你倾听的神情、闻见你淡淡柔柔的发香，我的寂寞，变成只是说给你听的饭后闲谈跟话题。于是我像说着故事般把我知道的全部搬出来讲给你听，像一千零一夜的说故事人，永远说个不完。说故事的时刻，我忘记了我本该是无聊的，是寂寞的。把想对你说的话写了下来，点滴而下的是泪还是汗，汗渗了笔迹，但我的心是快乐的，暗暗想见你接信后以何姿势，是站是卧？以何神情，是喜是怒？是在什么场所用什么心情来读着它们。我将心一封封封了起来，用泪水沾湿了邮票，小心翼翼写上你让我颤抖的姓名。

却是没有你的住址。

于是把写给你的信一股脑儿丢进废弃的邮筒中、深山的树洞中、装于瓶中、烧化在营火中、剩下的喂给了碎纸机，唯有如此，你才能收到。

路过昆明湖，一池的睡莲终于全部枯萎。只有绿色的池水依旧流着。

记得说过你的笑如一池睡莲。而今，先凋零的是你的笑还是满池睡莲？

远远上游飘来一条纸船，越飘越近。渗透的脆弱的船身在水中荡着。

远远的看见它飘来，又目送它而去。不知下一个小水瀑，会不会翻覆？

晚风吹来，睡莲残缺的叶在水面分而复合、合而复分。

地松的松针像下雨般千针万刺地落了下来，我的心被刺地渗血疼痛，

因为疼痛而忘了孤寂。

撑起了伞，却发现松针依旧好好的高挂在树上，只有风吹

我忘记了，当初爱上天使的理由……

恶作剧之恋

过松林簌簌的响声。

拉拉身上的大衣,望着小船越飘越远。

一条永远到不了终点的小纸船,一如我对你永远不该有的想念。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不要……



边缘邮筒之二

接到你的回信,内心那份惊讶,许是与你相近吧!?

然后我也问着自己,该说什么?

这样的夜,像你说的:白天沉默的灵魂,都在夜里喧哗。

有时亦会有种感觉,感到这样匆匆赶出来的心情笔记(多是为了赶在十二点前过西院侧门的缘故),到底自省或沉淀了出什么东西?

还是只是文字的堆积,吐吐苦水的藉口?

生活越来越喧闹忙碌,逐渐侵蚀到属于自己的时间。

跟自己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少。生活充满了快速、光跃、变幻、喧哗跟浮而不实。

想叫自己安静下来,坐在位置上好好想想,写些东西,似乎越来越为着求。

在这样的心情下,有时文字是一种苦刑。

一封封不付邮的邮筒,是没有收信人的无奈。

像扔到水里的石,知道激扬的水波向外扩散后,终是虚无。

一切一切只是自心所生,也是自心所灭。

只是喜欢这样扔着石子,见波生波灭,然后再丢一颗。

无以如此,无法得知自己的湖是否早已枯成一滩死水。

然后每每就在敲打键盘的时刻,在数以千计的短言文字中,寻找着收信人的踪迹。

收到你的信,像拾获了飘流回来的瓶中信。笔迹墨渍早已

我忘记了,当初爱上天使的理由……



模糊淡化。

翻阅着撕去的笔记本，寄出信的心情已随着信纸撕去，只能尝试着由你的回信中萃取当时写信的心情。

“早习惯了自己体内的流浪的情绪，像做一场无谓的反叛。不能言语，无声地看世界滑过身旁，如此美丽。”

这样凄绝冷丽的文字，是看完村上春树的心情？

亦或那一缕亡魂返回人间捡拾脚步的告白？

仿佛能见你喧闹的灵魂在呐喊着。你说被自己吓到了，被自己曾经大胆又暴烈的文字吓到，像是赤裸裸的寂寞，向天呼喊，远远，远远……

我又未尝未曾惊心于自己的沉溺与滥情。

害怕再这样下去我是不是要一手摧毁我曾经精心构筑的城堡？

都是梦一场吧！？

你说发生过的美丽，烧空了你，转瞬成灰。

今后，是为了守护体内空掉的那一部份，而活。

不知这样凄绝的告白或呐喊，真是你面对尘世的唯一颜色？

知道的是，美丽的火焰固然会烧炙你、烫疼你。

但终只是丢入池中的小石，在扬起波涛后，波散滔逸。

归档的归档，忘记的忘记，怀念的怀念，敬滤的敬滤。

最后还是一片波尘不染的湖，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

只是我再无你的决心，要全心去为烧尽的那部份而活。

我的心填满了柴米油盐、人情世故。

把那些早已尘封的窗口一个个关了起来，放下窗帘，锁上门，甚至丢掉钥匙。

我已够老，沿着轨道徐徐而行已是辛苦，遑论要如何跋山涉水。



只是佩服并心疼你,要去背负记忆包裹的勇气。

灵魂依旧呐喊喧闹:“就只是这样吗!? 只是这样吗!?”

说是写信给你,无若说是写给自己吧!?

翻看旧信,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行囊中塞满了苦闷信件。该及时行乐的时刻是不会有心情去记下写下的。

待了要坐下动笔、或敲打键盘的时后,多是苦多乐少,散播着生命结拮的消息多些吧!?

今夜早过了通过侧门的时间。这封短短的信要回起来,却是千丝万缕。

或是你早已窥得我并非真的如此达观豁达。

你早已嗅得我的言不由衷。

若非如此,你的问句为何都是我在心中早已自问多次,并自以为懂得的问题?

我们会在同一本书上,划同一句话,却不愿相遇。

远远的,知晓有缕孤寂的魂,和自己一样,就已足够。

划下同一条线,我们已不必相遇。

该说的,你都已经说了,不是吗?

我忘记了,当初爱上天使的理由……



不相信爱情的女人

“台北好冷呢！”女人说

“纽约在下雪耶！”男人说

“我好寂寞……”女人在电话的另一头说

“我也是！”男人回答

男人飞往纽约的前一天在女人的住处，激情温存了一个晚上。

“你明天来送机吗？”

“……不了！我怕我会哭！”

男人温柔的搂着女人，擦了擦女人落在额前的刘海，心疼的吻了她。

“你放假会来纽约看我吗？”男人的脸颊靠着女人的发这么问。

“会……吧！”女人迟疑了半秒回答。

夜很深，深得像深蓝色的颜料里又渲染了一些墨黑。

空气像刚离柜的果冻，冰凉透明。

“我去冲澡。”女人起身走进浴室。

男人在昏黄的房间里燃起一根烟，午夜唯一的一丝星火。

扭开莲蓬头，水从喷头里潮潮的冲出来，试过水温，女人蹲进澡盆里。

水哗哗的冲下，女人只抱着膝，蹲着不动，闭着眼任水压冲刷着。



“快三十岁了！”女人心里想

“会等他吗？……要等他吗？……不会吧！……已经过了为爱痴狂的年纪了！……”

要告诉他吗？……还是不要吧！……就这样吧！……”女人在心里自问自答

“如果再早个五六年……或许会吧！”女人忽的想起了六年前的那个男人，那个让她行尸走肉了一年多的男人。

刚毕业，不谙世事的她，有着一副姣好的外貌，不是没谈过恋爱，只是对象都是同年纪的毛头小伙子。进入一家颇具知名度的外贸公司，聪慧的她，颇得上司器重，半年内就从业务科一般职员，转调至企划科，担任公司重要活动的企划人员许多的活动和会议，让她结识了配合厂商的一位副理。

从交换名片、吃饭、喝咖啡到最后的肉体接触，女人深深的被对方俊朗的相貌、合宜的谈吐所吸引，而且对方更有以前那些毛头小伙子所没有的温柔体贴，女人一心一意的以为她是个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女人。直到在茶水间里听到同事们的耳语，才知道……自己就是时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那种破坏人家家庭幸福的第三者。

“他从不带我回家，不能常在我家过夜，衣服总是烫得笔直……”女人颤抖的听着想着。

爱情令人盲目，甚至看不到摆在眼前的真相。

女人质问事实的真相。

男人说我真的爱你，你给我时间。

女人问过一天又一天。

男人说结束没那么快，对方不肯放。

女人开始习惯等待。

男人仍然一天拖过一天。

女人开始和朋友越离越远。

我忘记了，当初爱上天使的理由……



男人只说我和她结婚六年多了!毕竟有些责任,我会尽快结束的,你等我!

你等我……你等我……

女人开始崩溃,酗酒,从啤酒,Whisky、vodka、调酒,喝醉就哭、哭累就睡、睡醒再喝、一直到工作也喝掉了!反正也无心工作。

男人开始避不见面。

女人开始三不五时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吊点滴。

女人在医生的强迫下开始戒酒,剪掉了头发,搬离了喧嚣的台北盆地。

女人对爱情的伤,复原的很慢,慢得让她自己觉得自己身在所谓的无间地狱。

真正折磨人的不是肉体的伤害,而是心灵上的那块血肉。

痛呀!痛到不想活,却又怕,万一死了……精神的折磨依旧在。

时间终会减低伤痛,但无法抹平,像结痂,一块疤在心上,永远都记得。

“叩、叩、叩……”一阵敲门声将女人拉回现实。

“Honey! 你还好吧? 你洗好久了!”

“嗯! 没事! 我洗好了!”

女人擦着湿哒哒的头发,从氤氲的浴室中走了出来。年轻男人温柔的拿块干的浴巾帮她裹上,接过女人手上的毛巾,牵着女人沿床边坐下。

“我帮你擦干!”年轻男人轻声的说。

“别对我这么好! 否则你去了纽约以后我会哭的很丑的!”

女人低着头让男人拭干发稍的温热水气,男人笑笑,轻啄了女人的额头。